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一程山水一程诗

叶正尹



皖南行记

尚丽娥



五一假期前夜,朋友圈早已被景区人海的照片塞满。朋友发来消息:“去山里躲两天清静?”我盯着电脑屏幕上未写完的方案,临行前,随手往包里塞了本《唐诗三百首》,心想:“万一路上堵车,还能翻翻。”

果然,车刚上高速就堵成了停车场。前车的尾灯红得刺眼,朋友烦躁地敲着方向盘。我摸出那本诗集,笑道:“陆游要是活在今天,怕是要把‘山重水复疑无路’改成‘导航红透疑无路’了。”

我们拐下高速,沿着一条乡道漫无目的地开。路越走越窄,窗外的风景却渐渐鲜活起来——新插的秧苗在水田里排成绿色的诗行,远处白墙黑瓦的农舍上,炊烟歪斜地写着“人间”二字。朋友摇下车窗,混合着青草和潮湿泥土的风灌进来,他突然说:“其实这样更好。”

傍晚时分,我们找到一家藏在山坳里的民宿。老木屋的台阶被雨水浸得发黑,踩上去会发出吱呀的叹息。老板见面就喊:“来得正好!后山刚挖的春笋。”吃饭时,我翻到白居易的“且食勿踟蹰,南风吹作竹”,忽然觉得筷子上沾着的油星都透着古意。

夜里下起小雨,我们坐在廊下喝野茶。檐角挂着的马灯在风里摇晃,把影子投在斑驳的木板墙上。朋友望着雨幕出神:“这场景,总觉得在哪首诗里见过。”雨滴从瓦片上滑落,我想起韦庄的“画船听雨眠”。

第二天清晨,雨停了。我们踩着湿滑的石阶往山上走,青苔在脚下发出细微的碎裂声。半山腰凉亭石柱上刻着模糊的诗句,看不清了。也罢,横竖是某个古人留下的感慨。

下山时,几个村里的孩子追着一只花蝴蝶跑过。一个赤脚的小女孩突然停下,把刚采的野花塞给我,又害羞地跑开了。那捧小野菊还带着露水,让我想起杨万里笔下“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黄蝶。

回程时,朋友专心开车,我翻着那本被阳光晒得发烫的诗集。那些曾经需要死记硬背的诗句,此刻都成了刚刚经历的风景的注脚——原来“山光悦鸟性”是真的能让人心头一轻,“空翠湿人衣”确实会沾湿衣角。

最后一缕夕阳的暖意消散在风里,归家的脚步踩着路灯亮起的节拍,叩响了熟悉的家门。掏钥匙时,书从包里滑出来,摊开的页角沾着一点泥渍,正好停在王维的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。我忽然明白,古人写诗和我们发朋友圈,原是一回事——都是要把转瞬即逝的感动,用文字钉在时光里。只不过他们钉得更久些,久到让我们这些后来者,在某个堵车的午后,某个听雨的夜晚,或是某个山间的清晨,还能循着这些字句,找到相同的感动。

我轻轻合上书,封面上“唐诗三百首”几个烫金字在暮色中微微发亮。窗户外的城市华灯初上,而我的行囊里,已经装了一程山水,半卷唐诗。



时光若温柔

谢春芳

古镇,一个藏着岁月痕迹的地方,石板路、青砖墙、木窗棂,还有那些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。而我,就是在这个古镇的怀抱中,与外婆度过了我的童年。

那时,古镇的清晨总是被早起的鸟鸣唤醒。我尚年幼,贪睡是常态,但外婆总能用她特有的方式让我准时醒来。她会轻轻走到我的床边,轻声细语地念起那些古老的童谣,那曲调如同溪水般流淌,温柔而动听。在外婆的童谣声中,我缓缓睁开眼睛,迎接新的一天。

清晨的古镇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炊烟味。外婆会牵着我的小手,走过那熟悉的石板路,去集市买回新鲜的食材。我总是好奇地东张西望,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。外婆会耐心地为我解释每一样物品的来历和用途,那些简单的生活常识,在她口中变得生动有趣。

午后,阳光透过木窗棂洒进屋里,斑驳的光影在墙上跳跃。外婆会坐在窗前,拿起针线开始缝缝补补。她手法熟练,针脚细密,不一会儿,一件破旧的衣物就变得焕然一新。我则坐在一旁,看着外婆忙碌的身影,偶尔还会拿起一块布料,模仿着外婆的样子,笨拙地尝试着。虽然我的作品总是惨不忍睹,但外婆总会微笑着鼓励我。

傍晚时分,古镇的街头巷尾弥漫着饭菜的香气。外婆会在厨房里忙碌起来,为我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。那时的我,最爱吃的就是外婆做的红烧肉和糖醋排骨。每当饭菜上桌,我总会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,大快朵颐。外婆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总会笑着叮嘱我:“慢点吃,别噎着了。”

岁月匆匆,转眼间我已长大成人。离开了古镇,去到了繁华的都市。城市的喧嚣和繁忙让我有些应接不暇,但每当我感到疲惫和迷茫时,总会想起那个充满温暖和爱的古镇,想起外婆那慈爱的面容和温暖的怀抱。

如今的外婆年事已高,但她的笑容依旧如初。每次回到古镇看望她时,她总是会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,眼中满是欣慰和喜悦。

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和外婆的身影和足迹。那些外婆曾经带我一起走过的石板路、一起品尝过的美食、一起听过的故事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回忆。每当我想起这些回忆时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那是外婆给予我的最深沉的爱和关怀,也是我对她无尽的思念和感激。

“这是我孙子去年暑假刻的‘到此一游’,拿砂纸磨了三天才淡下去。”

西递的臭鳜鱼馆子到了饭点最热闹,厨房抽油烟机轰隆隆响,老板娘扯着嗓子教外地客人挑鱼:“要选肚皮发黄的,在木桶里腌足七日,霉香才进得去骨头缝!”后厨帮工的阿芳端着发酵中的毛豆腐穿梭而过,白毛长得像棉花糖,吓得小姑娘直往后躲。邻桌北京大爷就着霉豆腐喝烧酒,红着脸吹嘘:“这味儿比豆汁儿带劲!”

暮色漫上来时,村口的广场舞音乐准时响起。穿缎面太极服的大妈和跳鬼步舞的年轻姑娘各自占地盘,蓝牙音箱对着干。卖麦芽糖的老汉推着改装三轮车在声浪里穿梭,车头绑着的智能手机循环播放:“传统麦芽糖,止咳润肺!”不锈钢托盘里,琥珀色的糖浆正慢慢凝固成十二生肖的模样。

民宿天井里,大学生义工小陈在教客人拓印雕花窗。宣纸没压紧,拓出个歪嘴的貔貅,他自己先笑趴下了:“上回有个客人拓了十张,说要带回上海裱成现代艺术。”二楼露台上,广东来的摄影师支着三脚架等星空,脚边堆着啃剩的鸭腿骨头。老板娘上来收晾晒的床单,顺手塞给他个热水袋:“山顶夜风毒,别光顾着拍星星,回头冻成汪满田的冻米糖!”

更深夜静时,巷尾麻将馆的绿塑料帘子还透着光。守夜的保安老张蹲在门槛上啃茶叶蛋,手机里刷着短视频。“昨儿几个抓住三个翻墙逃票的,说是抖音上看攻略学的。”他啐了口茶叶渣,“也不想我们三十年的老门房,夜里听声比猫头鹰还灵。”说话间,月光漫过马头墙的缺口,照见墙根青苔里半包没拆的黄山烟,烟盒上凝着夜露,亮晶晶的像撒了把碎钻。